



从一株水稻开始叙说

（外一则）

◆ 季川(江苏南京)

你必须深入一株水稻的内心
才能与充满希望的田野交谈
你必须明晰一块田野的身世
才能与所有的庄稼不离不弃

一株水稻很渺小, 也其貌不扬
十万株水稻就很壮观、很震撼
金风吹来, 它们可以掀起十万次
金色的波涛与辽阔及丰收的前奏

居良田久了, 水稻们已经完全
熟知了那些节气和生长的过程
是的, 从丰收的田野抵达谷仓
中间只间隔了一段汗水距离

爱上金秋的N个理由

你肯定会爱上一朵朵野菊花的
它们在不起眼的山坡上, 守着
快要抵达的秋风和鸟鸣的诺言

你肯定会爱上一枚枚枫树叶的
它们把白露抖落以后, 露出了
绯红的脸颊和初来乍到的羞涩

你肯定会爱上一块块玉米地的
它们举着金黄的玉米棒, 感谢
阳光的照耀和月光轻柔的抚慰

你肯定会爱上一个个小村庄的
它们身披故乡的风衣, 在金秋
在心田, 为你送上一份祝福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假日，来一次“关机重启”

姜奕婷(宁夏银川)

这念头来得突兀,却又像酝酿了许久。我对自己说,今年“双节”假期,我要摒弃长途奔波的旅行,避开汹涌的人潮,来一次像手机一样的“关机重启”。不赶路,不打卡,只把身心交付给安静的书和旷野的风。

于是,在假期第一天和家人聚餐餐后,我径直去往熟悉的书店。看到书店门口爬满的藤蔓,就像是进入绿野仙踪的故事里。我推门进去,立刻被小院内熟透的秋天包围,几周不见,院子里的苹果树又多了些脸蛋红彤彤的果子,微风轻拂之时,树叶沙沙作响,红苹果摇摇晃晃,像在害羞地和我打招呼。透过落地窗后的白纱,我看到已经有两名年轻人坐在长桌上读书。空气中浮动着书香,混着刚被研磨的咖啡豆的芬芳。我嗅着这香气,轻轻走进去寻觅新书,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坐在窗边,读着读着,竟发现书页间夹着蔷薇干花瓣,已褪成淡淡的胭脂色,让人感觉黑白文字变得多彩而馨香。这里有一种独特的魔力,能过滤掉街上的人语车声,又能将每一个进来读书的人温软妥帖地包裹起来。

书店里有一只褐色的狸花猫,大多时候是安静的,就像一个毛茸茸的摆件。有时它蜷在临窗那张长木桌上,身子团成一个完美的圆,脑袋深深地埋在臂弯里,只有脊背随着呼吸微微起伏。若伸手轻轻抚摸,便触到皮毛下透出的暖煦体温。有时它会悄无声息地溜达到你的脚边,寻个被阳光晒暖的地板,慵懒地躺倒。你低头看书,它安然入睡,那呼噜声像炉火上将开未开的一壶水,让人的心也跟着软了下来。

时间在这里走得极慢、极轻。这便是“关机”后第一重安静的欢喜了。静极便思动。隔日清晨,驱车往西,直奔那苍苍莽莽的贺兰山。一路渐行渐近,山的全貌便愈发清晰地横亘于眼前。

山总是好看的。清秀是美,粗犷也是一种美,岩石是裸露的筋骨,山风是浑厚的呼吸,粗砺的肌理是岁月雕刻的痕迹。它不言不语,却有一股沉默的力量能说尽一切。它告诉你何为时间、何为坚持、何为在严酷中存续下来的生命力量。看那山脚下的草木因雨水而青茂了不

少,一丛一丛地在风里摇曳。下车沿着林荫道漫步,没有喧嚣,只有山风和偶尔经过的骑行者。我不禁伸开双臂深呼吸,想要将这天地间的旷达,一并吸入肺腑之中,涤净都市里的喧嚣杂尘。

我心里对于辽阔天地的向往,被这山风一吹,更加炽烈起来。于是再往西去,车轮不知不觉已驶入了内蒙古阿拉善地界。

景致的变换,大部分时间是渐进的,有时又会出现戏剧性的改变。大地仿佛被一只巨手抻平,自由地向着天空延展。有黄沙、戈壁,间或有草地。那颜色可不是鲜嫩欲滴的绿,是一种经历了风霜旱渴又迎来秋天的黄绿色。在这秋天的草毯上,时不时会出现动人的生灵,有时是一群羊,有时是散落的几头牛或骆驼,偶尔还有几匹骏马。它们总是低着头,以一种亘古不变的耐心姿态,慢条斯理地啃食着野草。我的眼睛感到前所未有的舒服,不必禁锢于室内、盯着电脑屏幕,我在广阔的天地里注视着牛羊的移动,感受这片天地缓慢的脉搏。安稳、沉着,让

人想起悠扬的内蒙古长调,就这样悠闲安逸、与世无争。

这里手机已没有信号,我像是真的“关机”了,远离网络,心里反而格外轻松宁静,这是“关机”后第二重开阔的欣喜。

如果说书店里的静,是一种向内收束的、安顿灵魂的静,那草原上的静,就是一种向外扩张的、蕴藏生机的静。一收一放间,我的身体里完成了一次圆满的循环。

曾以为走得远、看得多,才不算辜负长假时光。有时候,真正的放松是让身子慢下来、等一等落在后面的灵魂,让感官重启,感受风的味道、土的呼吸、万物生灵的脉动。假期,我未曾去任何景区,却读了一部丰富的书,行了一段无涯的路。原来假期也可以不必远行,只要你找到滋养自己的方式。

归途时暮色四合,手机重新回到有信号的区域,转眼已到长假结束,我整理着房间、书籍,也整理着自己的思绪。经过主动“关机”、数日放空休息,我已经准备好“满电重启”。

时 | 光 | 漫 | 笔

一颗鸡蛋

杨正伟(宁夏银川)

2002年7月,我从河北省石家庄的一所院校毕业,辗转被分配到宁夏的一个部队,该部队担负着为民找水打井任务。记得那是11月的一个晚上,在固原市彭阳县的一个村子打井时,因为土质坚硬,工程进度特别慢,山区滴水成冰,特别冷,我和战友驾着军用水罐车去村民家买水,走进村民家里后,往屋里一看没有人影,心里正疑惑着,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才注意到门后面探出一个小脑袋。一个发型像蘑菇的小男孩正仰头看着我,嘴角还粘着鸡蛋黄,让人忍不住就想摸摸他的头。“小朋友,你的爸爸妈妈呢?”“小蘑菇”也许是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当兵的,竟朝着里屋大声喊,“爸爸,我见到真的解放军叔叔了!”

小男孩爸爸闻声匆忙从里屋走出来,不好意思地笑着说道:“小孩子不懂事,平时最喜欢看电视里抗战主题影片,说长大之后也要去当兵。这不,第一次看到当兵的,太高兴了。”一边说,一边把“小蘑菇”揽到身前。“小蘑菇”一直安静地看着我们接水管、装水。等水罐车装满、付完水费之后,“小蘑菇”忽闪忽闪的大眼睛还在我们身上。我跟孩子的爸爸聊了几句,便打算转身离开,感觉自己衣角被拽了一下,低头一看,是“小蘑菇”的小手拉住了我,还叫了声“兵叔叔”。我慢慢蹲下身,摸了摸他的小脸问道:“怎么啦,小朋友?”“小蘑菇”伸出小手,紧紧攥着一颗鸡蛋,奶声奶气地说道:“兵叔叔,你们在外面干活肯定很累吧?这个鸡蛋给你吃吧,还热乎着呢。”像是怕我不相信似的,他又赶紧强调了一句,“真的热着呢,我最喜欢吃鸡蛋了,特别好吃。”瞬间我愣住了,惊喜于小孩子的纯真,又感动于他对军人这个职业的热爱。孩子的爸爸接着说道:“这么冷的天,大晚上的,拿着吧,娃的一点想头。”

我不忍心让“小蘑菇”失望,于是拿上了鸡蛋,然后又一次摸了摸他的头,“谢谢你,以后要好好学习,绿色的军营在等着你。”他似懂非懂地用力点了点头。出门的时候,我回头看到“小蘑菇”还在门口看着,车启动了,“小蘑菇”依旧站在那里,不舍得回屋。一路上,握着热乎的鸡蛋,我心里暖暖的。

我在外打井几年来经历了很多事,许多印象模糊,唯有这件小事记忆犹新。一个初冬的晚上,一个“小蘑菇头”,一颗鸡蛋。

鱼缸里的风景

姚平(宁夏盐池)

喂食、换水、清理鱼缸是养鱼人必然要做的几件事。我甚至觉得这就是你决定养鱼的那一刻,为鲜活跃动的生命许下最庄重的承诺。

有一天,我在给孔雀鱼喂食的时候,忽然发现鱼缸里多了一些窜动着的小黑点。我赶紧凑近仔细一看:天哪,竟然是一些小鱼苗!差不多有七八条之多。一个个米粒般大小的身躯,除了头部一对黑黑的眼睛外,全身几乎呈现透明状,甚至能看清楚身体的内部构造。个个天性警觉,将身体尽可能藏在鱼缸里不起眼的角落或是底部。只要水面稍有动静,哪怕只是一道光,它们也会极速窜走。

为了避免被大孔雀鱼吞食了,我费了一番周折将它们一个个捞出鱼缸,安置在另一个新“家”里。

自此以后,差不多每隔一个月左右,两条雌孔雀鱼就会轮流产下一些小鱼苗,并且一次比一次产的数量多,十几条、三四十条、四十几条……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两条孔雀鱼产下了近千枚幼仔。最后,我不得不又买了一个较大的鱼缸用来养这些小鱼,还时不时地送一些小鱼给亲戚朋友们。

最初活下来的那三条孔雀鱼被我养了一年多。有一天早上,我发现一条雌鱼又产下三四十条小鱼,只是它似乎没有先

前那般活跃,总是独自懒懒地待在鱼缸的一个角落,也不怎么进食,一整天都是那样。第二天,等我再次来到鱼缸前,发现这条孔雀鱼静静地漂浮在鱼缸里,一动也不动了。

我一般三五天给孔雀鱼换一次水,然而,有时也会因琐事或懒惰没有及时更换,看着浑浊水面上漂浮的鱼儿,我深感自责。后来,我将家里的绿萝顺手折了几条,捆成一束将茎部丢在鱼缸里水培,想看能不能净化一下鱼缸里的水质。一两周后,水中绿萝的茎部生发出了白生生的根须。整个夏天过去了,绿萝根须几乎铺满鱼缸底部,水面上新生的亮绿绿的叶子也爬满了绿萝的藤条,堆满鱼缸一角。有的叶片如小孩手掌般大小,每一个桃形叶片的脉络清晰可见,犹如画上的一般,舒展的叶片摸上去竟如硬塑料制成的假花一般。各种绿好似在争奇斗艳,浅绿、亮绿、墨绿……叶片错落有致地拥挤成了一簇怒放的“花”。

我时常驻足于一方鱼缸前,也常常为鱼缸中的每一个生命惊叹,无论是孔雀鱼还是绿萝。我发现,它们会努力将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这抹亮丽,总会在适当的时候尽情地绽放独特魅力。这是一种生命的壮美与坚韧,让人不由为之深深动容。

